

「艾黛爾賈特，重心往後一點。」

「往後一點？」

「像這樣，這個姿勢比較不費力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大雪之中，炎帝靜靜倚著一株枯木，在冰冷寒風中翻揀溫暖的回憶。

艾黛爾賈特曾故意擺出錯誤姿勢，假裝聽不懂指導，誘使貝雷絲親手幫她調整重心。如此大費周章，只為了接觸貝雷絲？

炎帝不能理解她複雜曲折的戀心，卻也會在貝雷絲碰觸身體的瞬間感到愉悅。

胸中的復仇火焰無時不刻地燃燒著，但是，貝雷絲的出現……降下了一道光芒，照亮黑火中赤紅色的人心。

因此，當收到修伯特在返回大修道院路上緊急傳來的密信，告知「黑暗」起內鬨，謬森決定在聖墓儀式前一天偷襲貝雷絲時，炎帝勃然大怒，立刻動身尋找外出巡邏的貝雷絲。

在既定的巡迴路線上，炎帝沒有碰見貝雷絲，先發現了黑暗之徒的藏身處。

大修道院附近山上有許多巨大枯木，他們坐在其中一個樹洞中圍火取暖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兩名戰士，三名魔道士，總共五人，謬森本人不在。

——光之壁。

炎帝數完人頭，平心靜氣地握緊戰斧，往盔甲上施加了一個古代魔法。

『很好，試試看。』

腦中迴響著貝雷絲的指導，炎帝調整好呼吸，一個襲步上前，輕鬆砍斷第一人的脖頸。

『接下來，將發散的力量集中在一個點，一口氣推移到目標上——』
凌厲斧勢在劈開阻礙途中有所減緩，正好適合連招。

依循腦中聲音指示，炎帝俐落地踏步轉身出斧，當第一人的鮮血濺上後背時，第二人的腦袋已在空中飛舞。

『表現得非常好，艾黛爾賈特。』

面具底下，炎帝的唇角稍稍揚起了一點弧度。

優先解決了兩名看上去棘手的戰士，剩下的三名魔道士便是甕中之鱉。

「炎帝……！」

「塔烈斯的動作這麼快嗎！？」

同伴眨眼間被炎帝奪去性命，他們立刻出手反擊。

「雷電！」「烈風！」

魔法陣招來的青白閃電和碧藍風刃，融合為一股帶電的龍捲風迅速地撲向炎帝——被一道閃動金光的古代法陣硬生生擋下，但這面光之壁在防禦後也隨之碎裂。

「——暗黑衝擊T！」

第三名魔道士放出闇魔法，大量紫黑色魔刃旋轉著猛襲失去護壁的炎帝——撲了個空。

一柄利劍透胸而出，魔道士痛苦地往前倒下，露出背後冷冷注視兩條餘命的炎帝。

「我……我願意跟隨塔烈斯大人！」

「哼，你現在投降也沒用，炎帝絕對不是奉塔烈斯的命令來殺我們的。謬森大人早就預言過了，這傢伙身上流著獸血，遲早會脫離控制！」

沒能聽進半個字，炎帝完美模仿貝雷絲的動作挺劍刺殺兩人後，再次聽見了她的誇獎。

「——是妳做的吧？」

傍晚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外，一輛華麗氣派的帝國馬車中。

亞蘭德爾公似笑非笑地追問對席上剛繼位皇帝的外甥女。

「舅父大人指的是什麼事呢？」

「我的人回報他們沒能達成任務，因為目標已經喪命了。那五個人，都是妳殺的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保持微笑，一語不發，亞蘭德爾公見她不打算承認，自顧自地說了下去。

「哼，沒有關係，我只是想稱讚暗中收拾掉垃圾的人而已。災星是開啟聖墓的重要鑰匙，我可不希望在這緊要關頭被腦子不清楚的傢伙介入搞砸。」

「看來，舅父大人私下的煩惱也不少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左手食指輕慢地勾勒腰間劍鞘上的紋路，再度想起密信中的內容。

「不過，馭人之術確實不好學……修伯特！」

她叫喚了一聲，修伯特立刻低著頭踏上馬車，將一疊書恭敬地放在亞蘭德爾公身旁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我送舅父大人幾本帝王學的書，都是我看過覺得很好消化的內容，請你務必熟讀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容滿面，言下之意卻是在指責他對組織管理不力。

亞蘭德爾公正要說話，一股強烈威壓洶湧襲來，震得他渾身發麻，嘴邊笑意扭曲凝固。

這也是、獸類的詭異力量……？

「沒其他事的話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笑著朝他點了點頭，離開馬車，頭也不回地走進大修道院。

修伯特看了一眼毫無動靜的馬車，加快腳步跟上了主公。

用過晚飯後，艾黛爾賈特在大修道院內散步。

不知不覺走到了貝雷絲房門外。

今天上完課後，一個下午她都沒見到老師。

這個時間，老師應該會在房間裡。

艾黛爾賈特低頭看了一下，確認門縫中透出亮光，伸手叩了叩門。

等了一會，房內毫無動靜。

想見到老師，是這麼困難的事嗎？

她的內心一瞬間覆滿陰影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？」

下一秒，背後傳來貝雷絲的聲音。

艾黛爾賈特轉頭望去，隨著手提布包的貝雷絲走近，眼前漸漸明亮起來。

「妳來拿考卷嗎？」

「咦？……嗯，是的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還沒想好藉口，聽貝雷絲這麼一說，才想起昨天有學科考試。

「先進來吧。」

貝雷絲開門讓她進來後，關上了房門，將手中布包裡的東西一股腦倒在桌上。

「老師，妳剛剛去市場購物嗎？」

「嗯，突然想到有些消耗品需要補充，下午本來想買的，臨時被薩米亞抓去喝酒了。」

貝雷絲說說邊整理買來的東西，分門別類放進抽屜跟戰鬥行囊中。

「幸好因為明天的聖墓儀式，市場今天開到很晚。」

「老師……是為了戰鬥作準備嗎？」

「不完全是。」

貝雷絲拿出剛買的烤點心，遞了一片到艾黛爾賈特唇前。

艾黛爾賈特怔了怔，乖乖張嘴咬下，在香脆可口的餅乾中吃到甜軟的乾燥草莓。

「有點甜。」

貝雷絲也吃了一片。

「配茶比較好，妳先坐著，我去泡茶。」

艾黛爾賈特默默在書桌前的一張椅子坐下等她。

自從發現級長常常來訪又沒地方坐後，貝雷絲便在房間擺了兩張椅子。

由於其他同學並不常來，這張椅子算是艾黛爾賈特的專屬座位。

艾黛爾賈特深深吸了一口有老師味道的空氣，放鬆下來，轉頭看了看外面的天色。

夜空中，銀月高掛。

不久，貝雷絲房裡瀰漫起了甜甜的茶香。

師生兩人有心照不宣的默契，靜靜享受著這場不合時宜的茶會。

對貝雷絲而言，聖墓儀式後，艾黛爾賈特就會返回帝國。

無論她會不會一起去帝國，這都是她跟艾黛爾賈特最後共度的校園時光了。

喝完茶，兩人收拾好茶具，貝雷絲拿起桌上的一疊考卷遞給艾黛爾賈特。

「這次妳也考得很好。」

放在最上面的第一張考卷就是艾黛爾賈特的，貝雷絲這次也在滿分旁畫了一個笑臉。

艾黛爾賈特一想到這可能是老師最後一次給她笑臉，胸口便泛起一陣酸楚。

「我已經是皇帝了，除了滿分，不會有其他可能。」

貝雷絲感覺她笑得有點壓抑，伸手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妳在我面前不是皇帝，只是一名學生，我永遠不會嫌棄妳不夠努力。就算考了零分也沒關係，我只希望我的學生每天都能過得開開心心……」

「呵呵，老師，妳對『妳的學生』可真是溫柔呢。」

但妳的學生太多了，妳為什麼要吸引那麼多學生呢？

艾黛爾賈特冷不防地扣住貝雷絲的雙臂，將她押在身后的木牆上。

只有這一刻，老師毫無防備，可以用光之鎖將她綑綁起來，帶走她，對她做任何事。

帶走她！帶走貝雷絲吧！聖墓之事可以另外謀劃！

炎帝也不停地慫恿她行動。

艾黛爾賈特想像著付諸行動後的未來，不禁感到一絲殘忍的快意。

但再想像下去卻又陷入痛苦，若只能得到老師的身體，有什麼意義？

她最想要的，是老師的心……

膽小的「艾爾」不敢傾訴愛意，膽大的「炎帝」不曉得強迫以外的方法。

結果，兩者在暗中不斷角力，構成了當下動作表情都很僵硬的艾黛爾賈特。

貝雷絲因她突然靠近，思考停滯了一瞬，這時重新轉動起來，再次感到迷惘。

「我指的是妳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貝雷絲知道自己該對學生一視同仁，但她剛剛說那些話，只有想到艾黛爾賈特而已。

「我希望妳在離開學校後，也能過得開開心心。」

「……」

無論是身為皇女或皇帝，都沒人對她說過這樣的話。

「不可能的。」

只有貝雷絲老師真正在意她這個人，而不是她的身份、地位或義務。

「老師，妳實在是……太天真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哽咽得說不出後面的話，眼前的老師被淚水模糊成一團溫柔的光暈。

她突然不顧形象地蹲下，將臉深深埋入掌心，就在貝雷絲的安撫下，脆弱地哭泣了起來。

帝都安巴爾，皇城。

政務室附設的小書房中，內嵌式魔法火爐緩緩傳送暖氣到每一個角落。

皇帝艾黛爾賈特坐在火爐旁，悠閒地翻著學生時代的考卷，翻到一半，忽然輕笑出聲。

「老師，妳這裡是不是不小心畫錯了？」

正站在她旁邊看報告的貝雷絲聞言探頭，艾黛爾賈特指著一張考卷上的笑臉。

「這張我可沒得滿分喔，妳為什麼還是畫了笑臉？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盯著那張艾黛爾賈特難得沒滿分的考卷，有點難以啟齒。

但看艾黛爾賈特很期待的样子，她還是老實托出。

「只要是妳的考卷，我都會畫笑臉。」

「咦？可是，我記得……其他同學都是滿分才有笑臉，對吧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所以說，貝雷絲老師，妳對我偏心嗎？」

「……是，我偏心了，對不起。」

「呵呵，妳承認妳對我偏心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笑著放下考卷，撲過去抱貝雷絲，兩人跌進軟椅中。

「身為級長，我要代表黑鷲學級的全體同學，宣告對老師的懲罰——」

艾黛爾賈特低下頭，正要吻她，貝雷絲摟緊她的腰，主動湊上唇瓣。

「艾爾……：：：只要是妳給我的，全都是獎勵。」

一吻過後，貝雷絲舔了舔唇，感覺意猶未盡，反過來押倒了她。

「妳不給我，才是懲罰。」

「那還是不要懲罰妳了。反正，妳的級長跟妳有很多小秘密，再加一個也無妨。」
艾黛爾賈特伸手替貝雷絲脫去上衣，雙手撫著光潔腹側緩緩向上滑移。

沿途不曉得經過多少尚未消退的愛痕，她沒有細數，因為馬上就會增加了。

「而且，懲罰妳，也是在懲罰我啊……」

她的笑語融化在貝雷絲接連不斷的親吻中。

只要跟貝雷絲一起待在小書房，兩人都沒辦法專心看書——
事後，領悟到這一點的艾黛爾賈特，反而更加頻繁地邀她進來了。